



时节

七夕,一瓣心香

姚雅丽

又是七夕,鹊桥相望的人儿期待已久的日子。这个日子,从时空深处走来,浅浅的足迹一路牵引着我,漾开梦的涟漪。

七夕,是我心中一朵芬芳的花。有时如吐蕊的玫瑰,有时如微醉的百合,有时如馨香的月季。它从无忧的童年,一路妖娆绽放。

童年时,七夕是一个多彩的梦,一个欢快的期待。阳光下奔走的欢欣,瓜棚下、果园里采摘花儿的雀跃,清晰得如同昨夜掠过的风。

童年的七夕,在我的心里,是可以延续一整个夏天的。那时候的阳光总是穿过薄薄的云层,在乡村的田野撒下斑驳的光影。空气中总是飘着胭脂花粉的香味,稻田成熟的稻穗芳香怡人。花生也收成了,家家户户的晾晒场都有煮熟的花生咸香的香味。天空中,蜻蜓成群地飞来飞去,蝴蝶欢快地翩翩飞舞。

六月底,乡村编箩筐扎竹器的工匠们开始为糊“七娘子窠”(注:闽南乡下称织女为“七娘子”)而忙碌起来。把竹子削成薄薄的篾儿,扎成形态各异、大小不一的窠架儿,再糊上各色彩纸,一个个“七娘子窠”就等着登台亮相了。

我们小小的心也随着那五彩斑斓的“七娘子窠”飘动起来。这时,正是乡村里瓜果满架、香气四溢的时节。小伙伴们悄悄地潜入村前屋后的菜地里、果树上、花圃里侦察一番:南瓜藤上的黄花儿,瓜棚下的丝瓜花儿,仙人掌上白花儿,紫色的茄子花,细碎的夜来香,酒红色的雏菊,甚至一些不引人注目的小刺花儿,都躲不过我们的火眼金睛。我们在心里默默地盘算着:哪些花儿到到刚好开得正艳,哪些花儿颜色相搭刚好般配,可含糊不得。

一进入七月,我们便忙开了:这边的瓜架上摘几朵,那边的矮墙上掐几朵,也顺手牵羊摘个瓜儿果儿什么的塞进嘴里解解馋。这时候,大人们是不会怪罪我们的。我们把采来的花儿分开,放进“七娘子窠”的层层格格里,隔一阵子总是要踮起脚尖去看一看、闻一闻,巴不得时间过得快一点,可以直接抵达七夕那一天。

到了七月初四、初五,母亲也忙开了,寻思着要用多少糯米,多少糙米来做龟粿、搓汤圆,要用哪一只鸡来敬七娘子,要买多少层的“七娘子窠”。倘若家里有刚好十岁、十六岁的男孩子,“七娘子窠”就得买三层,或七层的。当然,女孩子是不够格享此礼遇的。

到了初七那一天,母亲从一大早忙到午后,张罗出一大桌青团簇簇的供品:香喷喷的咸饭淋上葱花油,圆溜溜的汤圆撒上花生末,油亮亮的龟粿盖上红印印,还有五果六斋各色供品,都摆上神案,“七娘子窠”端居其中,香烛点燃,虔诚跪下,絮絮叨叨地传递着甜蜜的心事,拉近着天上人间的距离。

当夜色朦胧,月华如水时,七夕最普遍的“乞巧”以令人怦然心动的节奏开启了。农家小院里,古厝石壁上,大姑娘小媳妇们设下香案,摆上水果、花粉、针线,新买的脸盆放上花瓣、镜子,等着七娘子来相会。七娘子肯定在天上含情脉脉地听着人间心事:妙龄少女祈求牛郎织女保佑嫁个如意郎君,新婚的少妇祈求早生贵子,儿女成群的大姨大妈则祈求安康福祉……

长大后,七夕是一个浪漫梦,一个甜蜜的期待。期待那一个英俊少年,骑着高头白马,穿过翠柳繁花,翩然而至:“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冷松下。”少女所有美丽的心事,朦胧着,清晰着,如天上时盈时亏的月娘,甜蜜着,哀伤着。那时候向往着的爱情,像牛郎织女一样,天上人间偶然的一次相遇,便荡起了爱的涟漪,便注定了一生的相思,便像多情的柳絮缠绕起每一个日子……

少女惆怅的心思,随着几度七夕、几度花开、几度甜蜜,在漫漫光阴中细细回嚼。一夜夜,一年年,飞扬抑或弥漫。相思飞溅的红豆铺成守候的云影,缠绵汇聚的誓约织成飞渡的鹊桥。一步步,一程程,鹊桥上的一对儿,在七夕,在梦终成真的这一瞬间,用经年的守望,拥抱这片刻的温柔……

如今,七夕是一个温馨梦,一个放不下的牵挂。天上的一弯新月,点燃一盏心灯,照亮一腔相思,这天上的皎皎明月,见证了人间多少盟誓?多少背弃?

今夕,又是七夕。有多少相爱的人山水迢迢,天涯远隔?那殷勤的月娘,得把相思转换,不醉辛劳,千里传送。

今夕,又是七夕,月华如初。我依然怀揣着玫瑰心事,于满室芬芳中,放一曲古老的旋律,心事随着烛光摇曳。人生如花,花如流水。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逝去的岁月如笛音悠长,缱绻的思绪,遥寄童年,遥托星辰。

今夕,又是七夕……



脸谱 活得轻松 老得漂亮——记施性镜老人

张景铨

前不久市老干局组织部分离退休老同志参观市政工程,我们分乘三部大巴向参观点出发。因为疫情原因,老同志许久未谋面,见了面格外亲切,一路欢声笑语。车厢外满目苍翠,空气格外清新,宽广开阔的柏油大道车水马龙,拔地而起的楼群鳞次栉比。人们深深感受到晋江的面貌日新月异,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前景可期可盼。

来到第一个参观点科技创新园,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涌入我的眼帘:衣着整洁得体,步履有些蹒跚,手里撑着一把未打开的雨伞,显然是作拐杖用的;满脸堆笑,频频与周边的老同志握手问候。我一眼就认出,他就是95岁高龄的施性镜老前辈。我快步走到他跟前,紧握着他那双有点干瘪但仍有力的手,向他问好!参观途中他一直紧跟讲解员,时而插话,听得仔细,问得认真,思维还是那么清晰。这位老人虽然不能用精神矍铄来形容,但他那淡定从容、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精神状态着实让人钦佩和羡慕。

他与我的年龄相差近20岁,关系却不一般,因为我们是“忘年交”。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陈康镇任职的时候,有一天,一群离退休老同志找到我:“我们这帮人是晋江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的,专门为老区人民‘化缘’(筹集资金)来了。人们都戏称我们是老区人民的‘丐帮’。”有人给我介绍:“这是我们的会长施性镜。”施老的名字我早有耳闻,直到那天才得见其人。他微笑着对我说:“解放初组建黎山乡政府时,我去过你们老家,当时乡政府办公地方就设在你家。”接着讲述了父辈们的许多往事。第一次接触,施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没想到,10年

后,我也加入了老促会。施老从会长的位置退下来,成了我们的顾问。老促会重要活动他都会参加,他对老区人民的关心、牵挂丝毫不减。随着交往密切,对施老了解得越来越多,对他的敬重之情也越来越强烈。

施老出生于1928年9月,石狮人,9岁入读杆头村馆山小学。当时的校长何可人,教师何必然、何开泰、何玉衡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施老从小受进步思想影响,1946年参加地下党活动,1947年4月由王经贤、郑种植介绍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1949年后,需要大批干部,特别是有文化的干部。一开始施老在永宁任党委宣传委员。他高小没毕业,在当时算是识文断字。平时,他经常穿着一副中山装,衣服上边的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脚穿一双布鞋,高挑身段,斯文外表,活生生的一个小知识分子的形象。尤其是做事勤快,干什么工作都是走在前头,干得很起劲。为人又比较谦和,见到和自己同级或者下级的干部,总是主动打招呼。施老没有什么特别的业余爱好,就是喜欢看报,有空就读书看报。很快他就进入领导的视线,几次被选送到晋江地委、省委培训班学习,后来就调入县委机关,先后在组织部、宣传部等部门工作。

提起施老,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一生坎坷,饱经风霜,却如此长寿,秘诀在哪里?他说:“千保健万保健,心态平衡是关键。”施老认为,内心常常处于安宁、平衡的状态,自会有祥云缭绕,春光明媚。记得87岁那年,他得了肺病,住院好几个月一直低烧不退,医院好几次组织专家会诊仍不见好转。我们老促会几位同志去探望他。他躺在床上形容憔悴,骨瘦如柴,眼睛凹陷得很深,拉长了的整个脸显得又瘦又瘪,嘴里还

古厝听风

柯海

许多年前,曾于书中邂逅殷红如花般的你。从此,梦中便多了一处青草芳香散落的红墙深院。今日,我来看你,在雨后初晴的夏日,带着宿雨的微凉,圆了这缠缠绵绵、多年未了的梦。

——题记

到五店市,与风同行,且听风吟。

风带来了谁的清香,唤醒了这深沉的梦境,抑或是营造出新的境遇,而我只是随着心性醒来,踏上访你的行程。这一路所见,皆是满目青翠。郁郁葱葱之中,泄出丝丝清香,问罢方知此香为“七里香”,在闽南庭院中实为常见。古厝深院,春有玉兰,夏有山茶,秋有桂花……可谓一年繁花似锦,花香四溢,好不热闹。嗅着这香,想着这景,我便期待着,尽快与你邂逅。

我来寻你,皆因当年的惊鸿一瞥。

我曾走过很多地方,但很少见到这样的你。

风,穿过红砖铺砌的悠长巷道,越过燕尾翘脊、马鞍墙、红瓦片组成的屋顶,漫过雕花镂空的格子窗,在我的耳畔低语,以婉转而悠长的南



抒怀

音诉说你的过往,引领着我走进这一段繁华的故事里。

你那古朴的砖墙顺着石板路绵延开来,嫣红的砖石融汇成一片炫目的红,如同一条红色的河流,缓缓流淌,不惊不扰,从时空深处铺陈而来;又似一朵滚烫而妖娆的玫瑰,殷红欲滴,永不凋谢。慢慢品味着你的一石一木、一砖一瓦,我自责于自己的迟到。所幸,那诞生于千年前的繁华街市并没有怠慢如我这般的迟到者,依旧复原着南音缭绕的旧日时光,从容不迫而又热情地迎接每一位游客。

行走在你铺展有序的石板路上,我凝望着自己映在红砖墙上的身影,那种自然而熟悉的感觉,唤醒了多少前世今生的记忆。我伸出食指触碰墙上凸起的石砖,粗糙之下暗涌着细腻,不知为何,自心底燃起了前所未有的愁绪。是谁的一声叹

息穿越了千年时空,随风而至。影影绰绰的身姿,眉宇间凝着化不开的愁绪。她游走于庭院间,却无心赏花,只是哼唱着幽怨的曲子,随着叹息,且歌且歇。闻着歌声,我漫步于楼台之下,一声轻唤,歌声止了,一张瘦小的脸探出窗外,闪亮的眸子写满思念。长久的期盼终如所愿,两两相望便是晴天。一阵风袭过,几片叶子飘落在思绪与梦境间,荡起涟漪。眼前的宛然别墅,朱红的大门依然敞开,游人纷沓而至,却不见了那对情深的苏氏夫妇。

不知为何,宛如油画般色彩浓郁的你,总能激起人们绵绵不绝的思乡愁绪。要问着愁绪从何而来,我想便是飞檐翘角间淡淡飘荡的浮云吧!相比无根的微云,那屋脊上翘起的燕尾脊却给人以坚定和力量,它无畏不惧高指天空,指向流光溢彩的云,指向闪闪烁烁的星,即使狂怒驰骋的闪电也未曾让它惧怕过,难道这不足以写明了游子旅人归乡的心吗?

赏游于此,你的温暖繁华,已于我的梦境中化为现实。你的每一帧神秘的浮雕,每一株沉默的老树,都深刻在我的脑海中。即便离去,也从不会忘记,因为风会从远方捎来你的信息,书写着与你相关的行行诗句。



看得见的乡愁(国画) 杨新榕



诗情

永和有感

王常婷

种房子
——永和姚金策旧宅

(姚金策旧宅耗银13万两,主厝中式,护厝中西合璧,名人家训随处可见。大宅后来曾成为驻军团部、人民公社办公场地、学堂等。)

把13万两白银埋进土里会长出什么?樟树、房子,还是乡愁?

记述时光的瓦片层层叠叠,凝固的音乐本该封在发黄的老照片里却在每一次无心的回望、驻足鲜活地跳出

年轻人在此操练过墙角的标语已经斑驳哎,墙角边的那一个寻寻觅觅的可是当年遗落课堂的跳珠?

曾经的光鲜在墙上漫灭铭刻在时光里的家训犹存读书教子、眼界度量财富与知识另一家厝的空间悄然而至门前的古樟树自顾自把根扎进更深处

古琴禅音

午后的山上蝉噪林不静高速路上的车声,呼啸而过尘世滚滚

抹、挑、勾、剔、擘、托、打、摘日光月影在指间拨弄琴弦上滚落下的露珠是你不愿参透的人生

似有一道冷光一杯水,一轮明月泛过理性的河岸一次次地将虚荣执拗打回原形

微笑俯身,拈花兰指间温润了流年拂面而过的凉风飘散四方

请赐我一河活水穿过我的身体,指引我请允许我爱这苦乐纷呈的人间还有那风烟里散落阳关的叠叠音符

晨练偶拾

蔡景典

万安古渡边怀思

海水吹来自然风带点古早的咸岸边谁开着大喇叭吵醒幽静的晨海鸟说话带有宋时的腔八卦起现今杂项蔡襄,大家称忠惠公值班在岁月的桥北千百年穿过,却见他沉思着什么倒是那几位哥们实在脱掉衣服扎进凉爽江中,多了几尾鱼潇洒游弋偶然溅起一朵浪花

百丈坪看日出

一整夜睡不着是要看日头出来天没亮,就把自己放在有百丈的大石坪等待,五点二十九分的红日话题烧开了山中的泉几盏晨曦,清香回甘约定,九点回家石头却意外迸出一叠故事原来,咱们不是来看日出的原来,九点之后才是高潮

路边的牵牛花

好看的喇叭在清晨流出紫色音乐我从路边木栈道散步过来驻足,听了一个故事不知名的花随意开在路边郎中用它的籽救好生大病的李虎李虎牵了一头牛答谢郎中,也答谢花不知郎中有没有放下李虎的牛从此这花就有了名字